



列宁论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列 宁 论 教 育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EA84/07

列宁论教育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224,000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9,000

书号1012·03 定价：0.67元

出版说明

为了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和教育理论工作者、高等院校教育专业师生学习和研究列宁的教育思想，我社委托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选编了《列宁论教育》。

选编本书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正确地反映列宁的教育思想。选编者本着这个指导思想，力求完整地选入不同历史时期中关于教育的主要论述，以便读者看到列宁的思想发展线索。全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凡能全篇选入的尽量全篇选入，不能全篇选入的，节录时也注意到全篇的基本思想，尽量保持原意的完整性，同时注明出处，以便读者查阅原著。

列宁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阐述了教育问题。随着时代的前进，列宁的教育思想与其他科学真理一样，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进行新长征的今天，出版这个选本，是要使读者从列宁的教育论述中，领会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结合现实，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展教育科学，推动我国的教育工作。

编入本书的著作，选自《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其中个别篇采用中共中央马思列斯著作编译局新校订的译文。各段或各篇译文所附之注释，包括页下的编者注及卷后的注释，均照原书转录。卷后注释的编号则按本书的次序。

在选编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等从事这方面

教学的同志审阅了本书初选本，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为完成本书作出了贡献，特此致谢。

我们恳切希望读者对本书的选编工作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进行修改。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录

1895 年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	1
--------------------	---

1897 年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

——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
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1897年圣彼得堡版，序言

8 页，正文 283 页，定价 1 卢布 50 戈比。）	5
------------------------------------	---

1903 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月17日

〔30日〕—8月10日〔23日〕）（摘录）	40
-----------------------------	----

1905 年

论政治同教育学的混淆	41
------------------	----

1908 年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摘录）	45
-----------------------------------	----

1909 年

给喀普里党校学员尤利、万尼亚、萨维里、伊万、

弗拉基米尔、斯塔尼斯拉夫和弗马诸同志的信	51
----------------------------	----

1910 年

给尼·叶·维洛诺夫（4月7日）	60
-----------------------	----

1913年

论国民教育的政策问题 (对国民教育问题的补充)	62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摘录)	74

1915年

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一书摘要 (摘录)	80

1917年

修改党纲的材料 (摘录)	81
--------------------	----

1918年

怎样组织竞赛?	86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 (1918年8月6—8日)(摘录)	98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摘录)	100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	111
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6月5日) 简要记录	113
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 (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	115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8月28日)	116
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121
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摘录)	122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摘录)	127

1919年

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9年1月18日)	131

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

演说 (1919年1月24日)	135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 (摘录)	137
俄共 (布) 党纲草案 (摘录)	147
关于党纲的报告 (1919年8月19日在俄共 (布) 第八次 代表大会上) (摘录)	152
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 演说 (1919年4月17日)	157
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1919年5月6日)	158
伟大的创举 (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 义务劳动”)	163
论国家 (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摘录)	190
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9年7月31日)	194
对开赴前线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的演说 (1919年10月24日) (摘录)	203
俄共 (布) 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 (1919年12月2—4日) (摘录)	205

1920年

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

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2月25日)	207
俄共 (布)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20年8月29日在 俄共 (布) 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摘录)	213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摘录)	216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 (摘录)	218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无产阶级文化	220

青年团的任务 (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223
论无产阶级文化	243
决议草案	243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 (1920年11月8日)	245
给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12月5日)	257
论综合技术教育	
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评述	258
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2月底)	262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1920年12月22—29日) (摘录)	264

1921年

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	268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摘录)	271
论统一的经济计划 (摘录)	277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 (4月8日)	281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 (4月9日)	282
给尼·彼·哥尔布诺夫 (9月8日) (摘录)	284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 (1921年10月17日在全俄	
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摘录)	285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	
(1921年12月23—28日) (摘录)	295

1922年

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

(俄共(布)中央1922年1月12日决议) (摘录)	296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298

伊·伊·斯切潘诺夫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	310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8月27日在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摘录）	313
关于发展无线电技术给斯大林的信（摘录）	317
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13日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319
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11月15日）	324

1923年

日记摘录	326
论合作制（摘录）	332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摘录）	335
注 释	343

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¹

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给宗教事务院最高检察官波别多诺斯采夫写了一封信。该信写于1895年3月18日，编号2603，信上注有“绝密”字样。就是说，大臣希望，该信要严加保密。可是有人不同意大臣先生认为俄国公民不应该知道政府意图的看法，因此这封信的手抄本现在就到处流传开来。

杜尔诺沃先生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他写的是关于星期日学校的事情。信上说：“最近几年所获得的情报证明，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和一部分有某种倾向的青年学生，仿效60年代的先例，力图打入星期日学校担任教员、演讲人、图书馆员等职务。这种一贯的意图，甚至不是用谋求生计所能辩解的，因为在这种学校任职没有报酬。这就证明，上述现象是反对政府的分子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机会反对俄国现存国家秩序及社会制度的一种斗争手段。”

大臣先生原来是这样判断的！在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的确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工人，希望学问不仅对他们自己有益，而且也对人民有益，——于是大臣就立刻断定，这里一定有“反对政府的分子”在作怪，

也就是说，这一定是些阴谋分子在煽动人们打入星期日学校。假如没有人煽动，难道某些受过教育的人就不会产生教育别人的愿望了吗？其实大臣感到惶惑不安的，是星期日学校的教员不拿薪俸这一点。因为他已经看惯为他服务的暗探和官吏只是为了钱才服务的。谁给的钱多，就给谁服务。而这里竟然有人工作、服务、教课，所有这一切……都不取分文。行迹可疑！大臣想道，于是就秘密派遣暗探前去刺探实情。信上接着说道：“根据下列情报”（从那些靠津贴吃饭的暗探手中得到的）

“可以断定，不仅具有有害倾向的分子混入了教员中间，而且学校本身往往就处在整个不可靠分子集团秘密控制之下。根本不是正式教职人员的该集团成员，常应其所选派的男女教员的邀请，夜晚去学校演讲，教课……这种准许外人演讲的制度，为真正革命分子渗入演讲人的行列提供广阔的场所”。

总之，假如未经神甫和特务批准与审查的“外人”要给工人教课，这简直就是要闹革命！大臣把工人看成火药，把知识和教育看成火星；大臣确信，火星一旦落到火药上，首先被炸的就是政府。

我们不能不高兴指出，在这种少见的情况下，我们毫无疑问完全同意大臣阁下的高见。

接着大臣在信中提出了一些“证据”，证明自己的“情报”是正确的。这些证据真是妙极了！

第一、是“某一星期日学校教员的一封信，该教员的姓名到现在还没有查明”。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抄获

的。信上谈到了历史讲授大纲、等级奴役和等级解放的思想，提到了拉辛起义和普加乔夫起义。

想必是后面这两个名字把如此善良的大臣吓坏了，他也许立刻联想到干草叉。

第二个证据：

“内务部通过秘密办法获得了莫斯科某一星期日学校公开演讲大纲，其内容如下：‘社会的起源。原始社会。社会组织的发展。国家和为什么需要国家。秩序。自由。正义。国体形式。君主专制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劳动——普遍福利的基础。效用和财富。生产、交换和资本。财富是怎样分配的。个人利益的追求。私有财产及其必然性。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地租、利润、工资。工资及其形式是什么决定的。节约。’

根据这个绝对不适用于国民学校的大纲讲课，演讲人完全可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理论逐渐介绍给听众；教区主管当局委派出席的人员，也未必能够觉察出讲课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成分。”

想必是大臣先生非常害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他在这个连这种理论的影子都没有的大纲中间发现了这种理论的“成分”。大臣在这个大纲中间发现什么是“不适宜”的呢？可能是关于国体形式和立宪的问题。

大臣先生，请你翻一下任何一本地理教科书，你都会在里面发现这些问题！难道教给儿童的东西，成年的工人就不该知道吗？

但是，大臣先生对教区主管机关的人并不抱什么希望：“他们也未必知道讲些什么东西。”

最后该信列举了普罗霍罗夫纺织公司莫斯科纺织厂附设的教区星期日学校、叶里茨城的星期日学校和梯弗里斯城准备成立的星期日学校的“不可靠的”教员的名字。杜尔诺沃先生建议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对准许去校教课的人员进行详细的审查”。现在，当你看到这批教员的名字时，你就会大吃一惊：所有的人都是以前的大学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许大臣先生希望这些教员都是以前的士官吧。

大臣先生惊慌万分地说，叶里茨城的学校竟“设于索斯纳河南岸，该地居民多为平民”（啊，真可怕！）“及工匠，并且铁路工厂也设在该处”。

学校应该远远地离开“平民和工匠”。

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

1895年底为《工人事业报》而作
1924年第一次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卷
第65—68页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

（谢·尼·尤沙柯夫《教育问题》。——政论的尝试。中学改革。高等教育的制度和任务。中学教科书。全民教育问题。妇女和教育。1897年圣彼得堡版，序言8页，正文283页，定价1卢布50戈比。）²

尤沙柯夫先生用这样一个标题出了一本文集，编入这本文集的是他于1895—1897年发表在《俄国财富》杂志上的文章。作者认为，他的这些文章“包括了这些问题”即“教育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就是对于我国智育方面十分成熟、刻不容缓、但是还很少得到满足的需求的简述之类的东西”

（序言第V页）。第5页再次强调，作者准备阐述的“主要是一些原则问题”。可是所有这些词句只能说明，尤沙柯夫先生喜欢漫无边际地思考问题，甚至不是思考问题，而是舞文弄墨。文集的标题就太大：事实上，从作为文集副题的文章目录就可以看出，作者阐述的根本不是“教育问题”，仅仅是学校问题，并且仅仅是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问题。这本文集所有的文章中间最为中肯的一篇是论述我国中学教科书的。作者在这里详细分析了目前普遍采用的俄语、地理和历史的教科书，并证

明这些教科书根本不适用。如果作者不是那么罗嗦而使人感到厌倦的话，这篇文章读起来会更有趣一些。我们只想请读者注意这本文集中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学改革的，另一篇是关于全民教育的，因为这两篇文章涉及到真正的原则问题，而且为了阐明《俄国财富》杂志所酷爱的思想，这些文章也是特别典型的材料。格里涅维奇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的先生们为了从敌对的学说中间找到一些异常荒唐的结论的例子，往往不得不到俄国打油诗的粪堆里去挖掘。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并不需要采取这样不愉快的挖掘办法，因为我们只要领教一下《俄国财富》杂志和这个杂志的一位毫无疑义的“台柱”就够了。

二

尤沙柯夫先生给《中学改革的基础》一文的第2节加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学的任务。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见目录）。你看，标题就很引人注目，它答应给我们解释一个不仅在教育方面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当中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引起民粹派和“学生”之间的一个极大意见分歧的问题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俄国财富》杂志的撰稿人对于“阶级利益和阶级学校”究竟有什么看法。

作者完全正确地指出，“学校应该为生活培养人材”这个公式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在于生活需要什么和“谁需要”（第6页）。“谁需要中等教育，这就是

说，教育中等学校的学生是为了谁的利益，为了谁的福利？”（第7页）问题提得很好，我们可能衷心欢迎作者，如果……如果这些前奏曲在以后的叙述中没有变成这样一些空话：“这可能是国家、民族、某一社会阶级和受教育者本人的利益和福利。”概念已经开始模糊起来，因为从这里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分裂成阶级的社会和非阶级的国家、非阶级的民族以及超阶级的个人是一致的！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决不是尤沙柯夫先生的一时失言，而正是他一贯坚持的荒谬见解。“如果制定学校大纲时考虑的是阶级的利益，那就根本谈不上制定一个国立中学的共同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然是等级的学校，并且它不仅是教育的机关，而且是教养的机关，因为它不仅应该进行符合等级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任务的教育，而且应该灌输等级的习惯和等级的行会精神。”（第7页）从这段话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尤沙柯夫先生不了解等级和阶级的差别，因而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淆起来。从他这篇文章的其他一些地方（例如见第8页）也可以看出他是不了解的，而令人奇怪的是，尤沙柯夫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几乎是认真地谈到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差别。尤沙柯夫先生在第11页上说：“应当记住，往往（但决不是必须）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和宗教团体有时是特殊的居民集团的法律上的特权，有时是它们的实际权利。在前一种情况下这是等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阶级。”这里正确地指出了阶级和等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一个阶级与